

菱荷艳

方 徨



图书馆





1247.5
39011



方 徨

菱荷艳

山东人民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所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前夕，我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有理有节地同国民党右翼势力进行斗争，取得了泾县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党内右倾错误的指导，致使新四军又面临着极度危险。由于作者是一位新四军战士，对所描写的斗争故事有切身感受，因此，作品倾注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再现了当年战斗的情景，描绘了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将军的艺术形象，歌颂了以红菱、红荷、红艳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援革命战争、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在艺术上，作者借用了电影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和战地风光，是一部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好小说。

菱 荷 艳

方 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 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8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6,500

书号 10099·1648 定价 0.67 元

谨以此

献给中国共产党

六十周年

暨

在革命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

和今天还活着继续奋斗的战友们！

一九八一年

七匹骏马从新四军部驻地云岭山下出发，沿着一条曲折的大道，象电驰雷掣般奔跑着，看来似有紧急的任务要办。这小小的前后错落的马队，为首的是一位骑在白马上将军。他正是叶挺同志，当时的新四军军长。

这时，正是一九四〇年深秋季节，皖南山区的气候已很感凉意了。尤其在早晨叶挺将军身着一套深绿色哗叽军装，外面罩上一件赭褐色软皮茄克衫，这是 he 很喜欢穿的服装；照例他胸前挂了架赭色皮套的照相机，再配上他紫铜色的圆脸盘，这种周身浑然一体的颜色，看来十分协调。可例外的却是骑着一匹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的白马，它腿长而细，高大、健壮、善走，战士们爱它，呼唤它叫“浪里钻”，意思是它走得快而稳。叶挺将军爱马，他从许多马中挑出了这匹白马。他爱它，那是有原因的。将军是在南中国长大，自小爱浪爱海，爱海的辽阔的气势，爱紧张拚搏的戎马生涯。他爱坐在这白马的皮鞍上，沉思着、幻想着那宛如钻在飞腾水扑的浪雾中……他神似幻想中，直到看不出是浪呀，还是马在濯水？然后，自己宛如悬空在浪的峰巅顶上起伏，任凭自己的神思和浪势相一致，任凭幻想和马跑的姿势相一致，任凭自己抬头四望，去和极度浩瀚辽阔的宇宙水天相一致……这时他顿觉两翼生风，凌空舒展，将自己胸襟中吐出来的气——吸进来的气，郁积沉闷的气——喷向整个宇宙……

叶挺将军已经开始驰骋在云岭山下的大道上了，和叶挺将军并排驰骋着的是新四军军部警卫连连长罗枫。罗连长骑在一匹瘦小的枣红马上，乘势斜睨了下显然还正在生气的叶挺将军。罗枫年龄在三十刚出头，长得一副短小精悍的身材，特别是有着一副雷打不动、炮轰不惊的好性子。这时，他心里正在探测着将军的神色：究竟是在对谁怏气？

“对谁怏气？”罗枫心里疑问着。刚得到情报说，日寇正在长江南岸芜湖地区集结兵力，这两天又连连出动敌机，矛头针对云岭地区新四军军部进行明显的侦察活动。当然看样子是要打仗！可是罗连长立即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日寇的行动，是显然的，没有疑义的。因为，在敌后天天要打仗，打仗是部队的家常便饭。“那么究竟是谁惹得叶挺将军怏气！”

究竟对谁怏气，其实这跟着叶挺将军策马飞驰的人，似乎也全都知道了：最近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秘密从海外（香港、澳门）运进一批枪支，加强新四军抗日武装力量。这事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知道了，居然连同护送枪支去新四军军部的李秀文同志（叶挺将军的爱人），也被顾祝同扣押住啦！“这还不叫人怏气？”罗连长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国民党反动派反抗日、搞阴谋，同日本帝国主义明来暗往的勾结……这不是已经明摆着的事情，还用得着使叶挺将军怏气！”

那么，叶挺将军究竟对谁怏气呢？罗枫在马背上又看了看将军，隐约听得将军自己对自己地说了一句：“这三年来的军长生活，是干得多么没有意思。简直把人憋得连气都透不出来了！能对着这苍穹抒吐一下，那该多好！”

罗连长随风听得一声轻微的喟叹。心想，象军长这样没有一点狭窄心路的人，居然也只能出于无奈的嗟叹：“党内、军

内确实有那么几个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层出不穷的花样，没有一点警惕，这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结局！”

叶将军在马上斜瞧了罗枫一眼。这眼光里分明还带点责怪的神色，低声说：“看你好气派！又不是去打仗。”

罗连长仍然轻声轻语的：“不是去战斗，却是去参加‘鸿门宴’！”

“那也不必带那么多人。看得出都是你的主意吧？”

罗连长不置可否地莞尔一笑。

叶挺将军也报之一笑：“简直叫浩浩荡荡！”他回头朝身后那么一瞧，身后有连续五匹坐骑跟着：第一匹就是警卫员章啸虎，他紧紧跟在将军的马后。他是章家渡参军的本地人。小虎的神气，那可别提了，简直威风凛凛！真象是要去冲锋陷阵的样子。这时，他正在自鸣得意之际，忽然接触到军长转身斜射过来的那股眼光，就自问起来了：“怎么？叶军长为什么那样的看着我呢？”他一摸风纪扣？扣着！再摸军帽帽沿？也戴正着！那还有什么不合战斗要求的地方呢？小虎朝身后一看，坏了！原来，他在军部时精心制做了一份小巧的日历。他简直花了一片苦心，不论是跟着叶挺将军出去打仗，还是跟着行军，他都把这小小日历，偷偷缝在驮案马鞅子上。他还特地缝了个小口袋挡着，不叫人明显地看出来。若有时叶军长要问：

“小虎？今天几号啦？”那小虎就刷地立正出口回答：“今天是几月几日，还加上星期几！嗨！简直对答似流。可是有一天，将军偷偷检查了下“内务”，发现了这份日历的秘密。将军明白了，心里莞尔一笑，也没有去揭破了这秘密。晚上，将军突然又问：“小虎，今年是公历纪元哪一年啦？”这下小虎给问慌啦，心想：“偏偏日历上就没注上年份。还以为军长不

会问及这年份呢？”只好没准备的答上：“叶军长！你问的是猴年？还是牛年？”

叶挺军长只是笑咪咪的：“猴年，就象你的样子！”

从此，章啸虎和红菱俩狠狠地用了两个晚上的工夫，还专门请教了在军司令部一起工作、过去念过“洋书”的夫妇俩——这时小虎正回头望了下并排骑在马上疾驰的黎琼和金若雷，一个是军部机要电报员，一个是军部作战参谋——帮助章啸虎重新填好了这份有年份的日历。

章啸虎乘势斜眼向下，看了看身后的这份日历。原来是日历布套脱线了，日历的纸张在一飘一扬的。日历上露出了这一天的日子，却正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五日。

驰在这支小小队伍的最后面的，就是另外两个警卫员了。……

叶挺将军迅速收回眼光，抬头又望了下。只见那云岭山上有一棵方圆几里都能望得到的著名的大青松。若是谁曾经走近这棵大青松，那也会觉得她平平常常，毫无特殊之貌，只不过是整个松林丛中，不可分割的一棵青松罢了。可是若是谁在马背远眺，那围着云岭半壁山麓看她几个侧面，那就会看到这棵墨绿色的大青松，实在长得千姿百态，一回变得引风婀娜，一回庄严肃穆，有时觉得她气势磅礴，高耸挺拔，傲向天空。若要能显示出她那出色性格的风采，要数在炎暑酷夏。那时她从树干内、针叶里，蒸发出云雾水汽，枝赭叶翠，使天地皆凉！若谁有特殊恩遇，也许能碰上冬寒雪季，那时已万叶凋落，唯独她却另一种神韵，高干矗立，苍劲挺拔，叫人有一种刚健不阿，朴质不凡的神态气质！谁也别说她长得皮厚肉粗，个高心实。可是，新四军战士们和乡亲们却喜欢她、心爱她。全说她

是这支新型军队的象征。

瞬间，这支匆忙赶路的飞骑消失在远处了。

若是再回头看到那棵伟岸挺拔的云岭大青松，那大青松底下，此时正有一位老妈妈的目光，在凝视追寻着山下那条盘山回绕的古道上，那随着飞扬的一团尘土远去的马队。这位老妈妈凝视的目光分明累了，她闭了闭眼睛。看外表样子，要称她是老妈妈，可年龄刚五十开头；论身子骨，却很健实；论风貌，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美丽的。如今山里人，因为瘴大雾浓喜欢戴顶老式黑绒线帽，连耳朵都蒙住了。加上浑身上下一色的黑土布棉袄裤，还扎着腿脚管，更显得十分老相了。她闭着眼睛，思想中还在寻觅远去的亲人踪迹。她睁开秀丽的眼睛，竟噗哧哧地笑了起来：“我认识叶挺将军的那一天呀！”老年人有个通病，总喜欢有事无事的回忆往事。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她有个奇怪的姓名，叫水妈妈。原来她男人叫石泥人，是个远近闻名的石匠，大名叫石人，在出外逃荒那年娶了她。当时说好要结亲有个条件：不许他喝酒。可是这个嗜酒如命的石匠，结果就没能做到这点。他对妻子诉说，旧世道人穷命穷，心烦根苦，喝点苦酒解愁吧。从此他天晴喝，下雨也喝，喜事喝，丧事也喝。人儿整日泡在水（酒）里。她，人家就叫她水妈妈了。石人也被叫作“泥人”，人家打趣说：“泥人一碰上水妈妈，就化啦！酥啦！”

那是旧社会的事。自从那年一九三七年七月间，新四军还刚在江西南昌成立不久，就经由安徽铜陵的叫作土圻的地方，迁到咱们云岭来驻扎啦，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石泥人也从此喜气盈门精神爽，一下决心戒了酒。可是水妈妈这个家喻户晓

的大名，因为大家叫顺了口，把她真名实姓也就久久地埋没了。

走过云岭军部不到五里地，就傍着著名的青弋江。青弋江畔有座小山叫抱儿崮，说高不高的半山上，搬来了那么七八户逃荒来的人家，都是石匠、铁匠、佃户和做手艺的穷苦人，穷人指着这处遮风挡雪的一块空地，却起了个名字叫“天门”。这确有点半是自嘲，半是耻笑的意味。出这个主意的，倒是逃荒难民红荷和罗枫夫妇俩，还有一个王炳炎胡子。这几个山东人都见过泰山，据说泰山上有个“南天门”，南天门上还有一条“天街”，可以坐在这天街上听到满天下的鸡叫，接着翘首迎望满天下红日初升，穷人对起名的意思心里是很明白的，所以，铁匠、红菱父女俩拍掌叫好。后来就照着想像中“天门”的情景，筑起抱儿崮下这简陋的小村，因为有石匠、铁匠就傍山凿出十几级大理石似的光洁石阶通道。

水妈妈今日起了个清早，因为听龙龙的爸爸说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要出来看打“篮球”。自从新四军先住在土圪，到一九三八年春驻军到云岭之后，水妈妈还没机会见叶挺将军。只闻其名，还未见其人呢！她很想乘这个机会看看。水妈妈非常认真地先问自己儿媳妇红荷：“打什么？打‘蓝’球？还是打‘红’球？新鲜事！”红荷紧张地正忙着替刚刚满月的儿子龙龙穿好小衣衫，实在也没听清楚婆婆的问话，老人家更赌了口气，就去敲近邻老铁匠家的门。老铁匠开开门，水妈妈看见红菱正军衣皮带穿着整齐，已斜挎上驳壳枪，她拉着红菱问道：“今天，打什么呀？”

红菱姑娘吓了一跳：“打谁？”

水妈妈知道听岔了，连忙纠正。可是，打什么呀？也还是

讲不清楚：蓝球？红球？

铁匠出来打岔了：“你这个老积极！停回到云岭街上也就知道啦！”又问：“泥人哥，走啦？”

水妈妈放开红菱说：“鸡叫头遍就走啦！去贩货啦！”她讲的是近年石泥人已经改行，早挑起了花粉胭脂的货郎担，串街走巷。

水妈妈走在门口，就见红菱、红荷姊妹俩约定似地一齐下山。红菱春上参了军，分派在本村搞驻军民运工作；红荷也在区上协助驻军民运工作。姊妹俩都住在家里，可是忙得不可开交，什么婆媳吵架啦，公婆不和啦，封建包办婚姻、离婚啦，还有那些老爷们喝酒、斗牌、打老婆啦，还有更重的事，宣传“减租减息”，宣传抗日打鬼子……总之，姊妹俩什么都管。有好心人劝她俩（特别是像花家老地主已在造谣生事，说“红菱乳臭未干……”），这对姊妹回了句当时流行的口头禅：“也管天！也管地！有了新四军这棵大树，在地上顶着、在天上撑着！天就塌不下来，地就陷不下去！怕啥？”

水妈妈跟着姊妹俩，兴逗逗地翻过云岭，来到了云岭街上。这天却逢墟集，周围十里的农民和新四军战士们及采办同志已早早上集。一条长长的蜿蜒而下的云岭溪河，两旁早已相接相连地搭起了白布凉棚，还挑出了市招，招摇眩目，有的用实物为记，这是古老的形式，不识字的农民也能看懂。人山人海。水妈妈给人一挤一拥，早已和姊妹俩失去联络，她也这一摊、那一摊地自管看看热闹。附带找她那个老头儿的脂粉货郎摊。她对每件物品都喜欢拿起来看看，这是集市上的好习惯，卖货人亮着嗓子吆呼货品，货品摆在摊上凭人家挑。水妈妈不买什么就这么围着一溜摊头磨蹭了一回，她已经走到镇街

的中段。嗨，这一下先给她瞧到了老铁匠。他正扎起那件传家的厚实的帆布围裙，搓搓手掌，炉火已煽旺。不看也知道，铁匠炉旁边准是石泥人的花粉摊。老哥俩是“一根麻绳拴了俩蚂蚱”，这哥俩摊子，偏偏喜欢也像一对蚂蚱样拴在一起。铁匠炉风风火火，浓烟滚滚，铁砧铁钳，叮叮咣咣，铁匠棚内靠不得人；货郎摊上，红的胭脂，白的香粉，彩色头绳、丝线、罗甸儿小扣，全是沾不得水火的東西，货郎摊又是挤满了姑娘丫头，唧唧喳喳。这老哥儿俩可永不吵架、也不“矛盾”，他们强调的是“两家人合用一只水缸，挑满了一缸水两家喝，亲兄弟似的互让互助。”水妈妈看见老哥儿俩人挤人地都在忙着，所以也就不去惊扰他们了，自管绕了过去。她的目的只是想见识见识今日打擂台罢了。

她挤着走了几步，正顺着拥挤的人流，人跟人地顺势过了木桥，在往对岸操场走去。水妈妈也就跟着大伙过了木桥，顺着沿河当前只见一溜排是五、六间新盖的整齐茅屋，茅屋还散发着新鲜稻草的香气和新刷的石灰气味。这就是大家所称的：新四军司令部所在地了。

司令部外面，沿河平整了块大操场，如今操场上的人正挤得水泄不通。水妈妈挤过去踮起脚跟，朝人圈里一望，只见人圈里是一个长方形空地，左右两头面对面各竖了两根高高木柱子，木柱顶端钉着块方形木板，木板上各钉着一个奇巧的铁圆圈的玩艺儿。她再朝泥地上一看，四周团圞，用石灰弹直了边线。她想旧戏本书上说的打擂台，千金小姐还在擂台上抛彩球呢。怎么，今天的样子可算干什么呢？

这时，老铁匠也在场，仍旧围了作坊穿套的帆布围裙。这件工作围裙很有年岁啦，硬得比铁皮还硬。红荷、红菱想洗一

洗，就是不让洗它，说这号帆布东西洗了就脆了，不结实。他已经打了一阵铁后，就出来松散一下筋骨，附带看看热闹，就溜到对岸溪边来了。他一边溜达，一边看热闹，一边在想：自从抗日战争一开始，这里偏僻的大大小小的山村，纷纷传说来了共产党红军。这支抗日军队真正与众不同，官兵平等，买卖公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不必说了。奇就奇在，军队里还有娘子军，还有娃娃兵；还有战地服务团，上台唱文明戏；还有，就是这叫什么“打‘蓝’球”啦！可是真叫奇怪了：红军！什么都应该是“红”的，怎么偏偏这个皮球叫“蓝”球呢？远近的乡亲像赶庙会似地都来看热闹。老铁匠抽空到部队里的厨房中坐坐看看，看见也有老人和媳妇们到部队里探望探望她们参军的儿子、丈夫的。部队厨房里招待亲属的刀勺、碗盏一片响，鲜肉蔬菜一片香。老铁匠又在军司令部的厨房里转悠了一阵，喝了一杯香茶。问问罗枫在不在，他是军直属警卫连的连长。尔后，就走出厨房门。嗨！看见球场的旁边，石栏干上正坐着一个军人。他周围围着几个乡亲。铁匠心里说：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您呢？”他挨近过去，只见这个军人，身材魁伟，四方脸孔，呈古铜颜色，没戴军帽，还是穿着那件老乡们非常熟悉、叫什么的皮茄克衫。他正听着一个老乡说话，他就出自肺腑地笑了。他有种宛如儿童所有的纯真，有一种能使任何山里人、种田汉、当兵军人，接近他时都决不会感到拘谨、局促的平易风度。老铁匠早听罗枫连长介绍叙说，多次提到过这位南征北战的闻名全国的人物了。已经有点知道这位名将兼杂有南方人的热情洒脱和北方人的率直豪迈！他非常喜欢有暇时蹲在墙边晒晒太阳，说说家常，谈谈农业生产。他有时两脚牛粪，一手牛鞭，在农田里驰牛。他每当寒窗

独夜，窄被孤灯，由外归来时，就认真阅读……至于说到他打仗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风云骤变的革命时代逼着他学出来的……

老铁匠不经任何人介绍，就挨在将军的身边，也在石栏干上坐落下来了。只有将军拍打拍打身上尘土（这是他的习惯动作），然后从皮茄克衫口袋里掏出那只特大的“洋烟斗”，老百姓叫它“大烟袋”。老铁匠伸过手来，接过去摸摸它，显然这动作，表示老铁匠也喜爱抽烟，就把自己小羊皮烟荷包掏出来，替他装上一袋土烟叶，装呀、填的，几乎把半口袋烟叶大都填进这只洋烟斗里去了。铁匠老汉说：“这烟斗大肚子里，真装得千山万水！那就请尝尝咱们云岭山上种出的烟叶啥味道。”

叶挺将军也欣赏着、抚弄着这老汉的羊皮烟荷包，再摸摸他的帆布衣。然后品尝着，神情恬然自得地吱吱吸将起土烟来了。顿时，云岭满山满谷就散发着、弥漫着那种山乡烟叶特有醇香浓烈的醉人烟味……新四军刚来驻扎这里，可大多数人还不认识这个讲一口“蛮话”的人是谁？

正在这时，篮球场上喝彩声频起。可是水妈妈老是踮高了脚瞧着场上，直急得满头大汗，挤出场子。一看：“正好！”铁匠哥在这里！她闯过来一把就抓起老铁匠：“你倒在这里享受清闲！抽抽烟，啦啦呱，……”

老铁匠被拉了起来，忙问：“怎么啦？你看，不见有人在这儿？”他指的是背侧面坐在人群中的叶挺将军。

水妈妈一见那人回过头来，却是有点惊愕地，然后尊敬地，最后却亲热地唤了声：“叶军长！”这也是实情：战士和老乡都认识他；可就是他不能对每个人都认识。

叶军长看见这个妈妈慌慌张张的样子，就问：“怎么啦？”

大家目光也跟着水妈妈瞧着。她一只手使劲扯着老铁匠那撸高的袖口，好像怕他要逃了似的。水妈妈对叶挺将军央求似的：“要打架啦！劝劝吧。”叶军长站了起来，大家也就让出一条路来。

“唔？打架？”

水妈妈低声对铁匠还在嘀咕：“两个闺女闹架啦！”

铁匠心里纳闷：“啊？为什么？”他随着水妈妈挨近了人围外面。

水妈妈一时心急说错了口：“分赃不均？”

“啊？”铁匠瞪大了眼睛。

“不！分球不均！”水妈妈赶忙纠正。

叶挺将军跟在她身后挤进场子一瞧。原来，两军正在对垒，一场篮球比赛，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水妈妈指点着告诉叶挺将军：“就为了抢一个‘蓝’的球球！”

“唔？”叶军长怀疑地瞧了瞧这个老妈妈。

这时候，场上小虎子正在当裁判。红荷和红菱姊妹俩正面对面、势不两立地站着。这些打球的都是挑选出来的女战士，一色灰裤、白衬衫，有穿草鞋、布鞋的，也有个别梳着辫子、还有用红绒线打着蝴蝶结的，多数是剪成齐耳短发。球场上，只有一个“老百姓”——红荷。

一回，裁判丢球后，不久，红荷与红菱姊妹俩又成对儿地扭住滚在地上了。小个儿的妹妹怀里还是使劲地抱住了皮球，大个儿的姊姊，也躺倒在地上，姊姊的两只蒲扇大的手掌，也死命地卡住了皮球。

小个儿的妹妹说：“你犯规！”

大个儿的姊姊说：“你使坏，把我绊倒啦！”

妹妹娇娇地说：“我没使坏！是你自己摔倒的……”

姊姊又心痛地抚摩了下妹妹脸：“摔疼了没有？”

“咳！”当裁判的小虎子火了，对着成对儿躺在地下的姊妹俩，吼了起来：“起来！重新开球！”

姊妹俩只得从泥地上爬起来。观众们顿时哄地一声笑了：意思是姊姊那么大个儿，活像一尊铁塔；妹妹又小又娇，活像个只会哭鼻子的受气包。

裁判又“吼”了一声：“把球给我！”

妹妹怀里还在死命抱住这个宝贝似的皮球。她娇嗔地瞪了“裁判”一眼。

姊姊火啦！对裁判员：“你吼什么？不尊重妇女！”通地从妹妹怀里两手抓起球儿，刷地向裁判员抡去。这一来，球势是很有点份量的。

小虎子伸手把抛来的球接住了：“嗨！你倒会扣帽子！不尊重妇女？！”

开始了。姊姊光着两只脚丫子，又满场地跑、满场抢球了。她没学上几天，还不怎么懂打球规则，但那劲头儿可大啦！全场打球的人，人人都得当心留意着。她冲过来像辆坦克似的，都怕被她撞倒了。这小个儿妹妹就是给她撞倒在地上的。

姊姊刚把球接到手里，忽然听得球场边线外面，有一声熟悉的婴儿哭声。她捧着球朝哭声处瞟了一眼。她居然拍着球走到婴儿旁边的边线内，便顺吼了一声：“不许哭！”她心里迅速在思忖：不知是刚满月的婴儿，听出了妈妈的声音哭啦？还是婴儿肚子饿了哭啦？她迅速对他爸爸瞟了一眼，意思是：“带孩子得认真点儿！”